

第六二九册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名家列傳

二一九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八十一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六十九

宋十九

王庭珪

陳宗諤

吳會

蘇總龜

戴幾先

陳應龍

張良臣

徐大受

王卿月

趙彥驥

戴師愈

王及

毛璞

鄭克己

曾丰

張紆

蔡如松

劉堯夫

倪千里

義太初

朱金發

何坦

王應之

李石

潘預

蔣繼周

戴達先

范端臣

劉度

丁可

謝克仁

陳季雅

黃鐘

周孚

許沆

湯邦彥

唐閔

吳倫

黃開

王厚之

李獻可

胡朝穎

方有開

陳黼

歐陽程

阮薦

朱次雲

滕宸

周甫

馬先覺

易祹

何恪

陸維之

邊惇德

歐海

文學典第八十一卷

文學名家列傳六十九

宋十九

王庭珪

按吉安府志王庭珪安福人貢太學時方禁士人說詩庭珪吟味自若政和間中進士調茶陵丞忤部使者遂拂衣歸潭帥留之不得著書論極言招安大盜之害洪帥李丞相綱奇其說未及用而去胡編修銜忤秦檜檜表親交無敢通問庭珪獨往送以詩而語峻驚人有歐陽安未者上飛語告之檜怒令帥臣鞠坐以謗訕流夜郎夜郎帥長囚視之檜死許自便孝宗初召對詔曰粹然者儒潔有直節除國子主簿不留乾道間召對又不留踰年又召對內殿獨拜跪禮賜坐勞問珪固乞歸詔曰年九十而行義益固除直敷文閣所著有漁溪集易解六經講義論語講義庭珪學無不通尤達于易先時獄典郡守議收公掾汪涓奮曰王君剛介一紙書招之必至他掾變色自請提禁卒捕公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

立惟易解鑄篋中卒疑其貨也聖以去他日公嘆曰天厄吾書

李石

按四川總志石資縣人負文學有盛名于蜀紹興間為校官乾道中為郎歷兼廳節趙雄不善石以是晚益困有方舟集七十卷

陳宗諤

按廣東通志宗諤字昌言連州人工文章不拘時習家有養源堂著述甚富張浚在連喜與論文浚子狀嚴事之以特奏名任龍水丞攝瑞溪令或勸其為自殖計曰俸入已足此外何求乎後浚欲薦于朝未上而宗諤卒有養源集行於世

潘預

按廣東通志預字晉卿博羅人篤學該洽以古文詞為鄉黨重而尤達於易三山林東負時名少許可及抵羅浮見預論易遂為之屈乾道中以特科授宜州司法參軍時龔茂良帥廣聘至番禺訓迪諸生

吳會

按崇仁縣志曾字虎臣邑人偶儻有志氣年十五游上庠經史百氏窮探力索屬金人南牧歸從孫仲益汪彥章徐師川輩論文說詩呂居仁謂其文言高旨遠當與江右諸名公並稱高宗朝獻所著君臣論負喧策毛詩辨疑春秋左傳發揮新唐書糾授授洪州贍軍酒庫改都大司檢踏官人為勅令所刪定官遷太常司簿屢遷至吏部郎太史局建議欲徙去紹興府擴宮二十里內士民墳墓公謂坤道尚靜恐傷旺氣事得止又言辛巳壬午歲俱日食三朝當主兵請

預為備俄有臺評上曰吳曾博通天人可與外任奉
祠歸久之除知靖州志於去貪吏以安邊民與監司
不協未幾知全州陸辭孝宗稱其議論之美既至郡
改知嚴州道經釣臺郡盛供帳以待公却不受曰獨
不見羞於子陵耶墨吏憚之為所中傷遂致仕公所
著述除獻諸朝外有得開文集待試詞學千一策北
征南伐編年南北事類能改齋漫錄下至醫學方書
近五百卷悉收入祕府年七十有二

蔣繼周

按浙江通志繼周字世修青田人七歲賦牧童詩有
回首一聲笛斜陽遮半山之句甫冠登紹興進士歷
官二十餘年奏對剴切孝宗稱之曰卿文大似陸贄
歷御史中丞知無不言上親禮褒異有盡公無私之
語終禮部尚書贈少師諡文恭

蘇總龜

按福建通志總龜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試中上舍
優等第一孝宗即位恩賜釋褐登第授衡州教授累
遷參淮東議幕奉祠有文學所著有論語解大學儒
行編詩文雜著

戴達先

按無錫縣志達先字子善世居邑之城東父滂有文
行紹興初建太學達先與弟幾先俱中選士爭傳其
文號二戴格太學為之語曰二戴一王辟雍之光前
有王戴後有陳蔡以上舍射策賜第高宗召對擢太
學博士孝宗朝求直言達先條天下利害南北戰守
事以對召試館職除正字遷校書郎歷知江陰軍移
袁州

戴幾先

按無錫縣志幾先字子微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丞相
陳康伯薦於朝召教諸王稍遷國子司業對便殿論
王安石蘇軾之學功利仁義差別上嘉之擢禮部侍郎
兼侍講累遷直龍圖閣自號錫谷居士

范端臣

按浙江通志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浚之從子受
學於浚紹興中登進士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右史文
詞典雅尤工於詩卓然名世學者稱為蒙齋先生潘
慈明誌其墓謂篆楷草隸皆造於妙吳師道亦稱其
天才俊逸詞翰絕人乾淳中著聲館閣

陳應龍

按福建通志應龍字定夫精尚書春秋又喜讀孫吳
書淳熙間以武舉試右庠陳傳良持文衡見其文詫
曰此館閣才也寘首選授修仁尉徐應持憲廣右以
其緩趨迎而督過之應龍乃書十六韻以呈徐閱之
曰豪傑士也遂加禮焉

劉度

按浙江通志度字汝一長興人博覽強記汪藻一見
異之以制科薦登紹興己丑進士歷臺諫孝宗即位
陳春秋正始之道所著有傳言鑑古三十篇雜文三
十卷

張良臣

按寧波府志良臣字武子號雪隱家洪州父避寇來
鄞因家焉善詩清刻高潔不蹈襲凡近音節悲壯尤
長於絕句語盡而意益遠詩至於盛唐極矣李商隱
杜牧之晚出以絕句為專門至宋王安石力做之病

多而不能終似黃庭堅以不使句格為工律呂乖忤
而體益變陳與義借古語為援不為事物牽掣侶黃
而益奇詩之變無餘蘊矣獨良臣穿幽納明復唐格
律後宋詩人咸推服之吟哦諷誦遂悉宗尚而詩稍
復其變焉良臣於舉子業非所長隆興元年試南省
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子所為願拔之及撤棘果良
臣也祀晚居小溪山中日從唱酬官止監左藏庫有
集十卷至咸淳間徐直諒始刻於廣信郡

丁可

按浙江通志可字無可天台人隆興元年進士終監
行在惠明北局嘗上書訟趙鼎岳飛之忠忤湯思退
告歸工詩尤妙於長短句云

徐大受

按浙江通志大受天台人淳熙十一年特科官終監
行在草料場未第時開館授徒朱文公提刑過其地
正與其徒論說顏子不違仁章朱連舉數疑應答皆
不失旨朱大嘆賞遂與定交趙汝愚拜相與韓侂胄
同出內批公賀啓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為
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汝愚讀之遂立辭
新命劉知過以詩名見之曰自此當臥君百尺樓上
矣事詳文公所遺帖

謝克仁

按福建通志克仁字夢得建寧人以文詞詩律遊江
潤淳熙改元薦於鄉有題金山詩云半夜鬼神朝水
府五更鼓角動揚州大為張于湖所知以國士畏友
待之

王卿月

按臨海縣志卿月字清叔博學工古文詞不隨時好力還古雅性穎悟多藝能雖音律一筮無不貫徹初中乾道二年武進士復登五年文進士仕祕書郎書權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掌制詔所草詞百餘篇不畏勢不避嫌不修怨亦不飾美以市恩深得代言之體時秦檜當國主和議胡銓竹檜貶官卿月草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奏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存趙時論多之歷官太府寺丞假吏部尚書充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以疾卒自號醒庵居士所著有醒庵集

陳李雅

按浙江通志李雅字彥羣永嘉人質靈氣邁自高其才不樂師授與人持論無所降登淳熙第為隆興府教授轉漳州府未上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務為周覽鉤得其要著為兩漢博議

趙彥驥

按福建通志彥驥宋宗室也居龍溪登淳熙進士知臨江軍晚年築小亭湖上以詩酒自娛椽光以詩美之云有官千里再分竹無地半畦堪種瓜

黃鐘

按福建通志鐘字器之仙遊人乾道間進士調德化尉喜著述每出必以書自隨嘗上邇三皇以迄五代皆作紀傳名曰史要晚年頗究心內典作傳燈錄行世

戴師愈

按江西通志師愈號玉谿子星子人博學強記披廬

山古今人物著列傳十三卷又作麻衣易登隆興元年進士授湘陰簿

周孚

按江南通志孚字信道自濟北徙丹徒七歲通左氏傳讀書過目輒成誦曰過鄧氏書肆得盡閱天下書舉進士終真州教授有盡齋集三十卷

王及

按寧海縣志及字達之槐里人乾道進士授會稽尉調建康錄事參軍薦知永嘉改諸暨禁奸惡惠善長行荒政貸通稅隱然有古循良風秩滿主管福建路機宜文字入為太學博士再轉為丞兩當班對所言皆切治體見諸施用請外補出守信州致仕卒年六十九階朝奉大夫及學問器度精通淵遠為詩文粹而有法每得人片言雙字抄聚以萬品裁命曰藥籠取前人立身行己之事與志合者及諸時事之變從而折衷之命曰自信命所為文稿曰知過勇自刻勵老不少衰有桃源雜著三十卷

許沆

按四川總志沆潼川州人累官太府少卿該博善文詞有章奏賦誄雜著行於世

毛璞

按四川總志璞潼川州人乾道中進士歷侍中終廉憲所著有六經解并三餘錄自號方山子

湯邦彥

按江南通志邦彥字德美鵬舉孫中博學宏詞科累官左司諫兼侍講建言請分揚廬等州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治兵

以規恢復報可孝宗嘗賜手書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終始不移慨然請使金以變受書禮為己任金不從坐貶南歸所著有頤堂文集

鄭克己

按浙江通志克己字仁叔青田人登淳熙進士性清逸有晉宋人物風範詩自成一家常有句云自是隆興新體制元非大曆舊詞章官至福建提刑司幹官

唐閔

按紹興府志閔字進道山陰人少為學刻苦未嘗臥舉進士屢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兩浙饑詔為浙東檢察賑濟州縣所全活甚眾嘗以左氏春秋做邊固史例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曾丰

按江西通志丰字幼度樂安人乾道五年進士以文章鳴嘗與黃子由同編豫州乘晚年恬於仕進築室日梅齋以詩酒自娛有綠督集為世所重

吳倫

按湖廣通志倫字子常零陵人讀書穎悟善屬文南軒之帥江陵也倫從受業至於易質惟倫侍側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蓋以告倫也

張紆

按湖廣通志紆字公飾零陵人樞之從子也性尚潔善屬文以闡明正學為己任嘗遊於紫巖先生之門與南軒為友

黃開

按紹興府志開字必先諸暨人紹興中進士博學好

古遂于經術所論著有語孟發揮周易圖說孟子辯志麟經總論春秋妙旨六經指南諸史決疑暨陽雜俎浣溪文集共二百六十餘卷官崇安令

蔡如松

按福建通志如松字勁節龍溪人慷慨有大志讀書岐山與顏師魯友善吳澣以文鳴如松與之辨論不為屈乾道間特奏名歷新興推官晚歲不樂仕以祠祿歸著漳南十辨及歌詩記文等作

王厚之

按紹興府志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歷淮西運判每言事忠懇溢改江東提刑進實文閣致仕平生注意金石刻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題跋周宣王石鼓文後考訂秦惠王詛楚文精鑒絕識刻畫淺深淺辨無遺

劉堯夫

按江西通志堯夫字淳叟金谿人乾道己丑太學兩優釋褐時號走馬上舍除國子正遷大博陞對極言時相之失且言天子有私人則外庭有具位公朝有他徑語甚切直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如堯夫者劉光祖稱其詞高才清志大論壯奏事上前排斥權倖其詩語新韻勝皆古人所未道有并齋集若干卷

李獻可

按江西通志獻可吉水人嘉定鄉舉年六歲孝宗召入宮試之以詩稱旨帝拊其背曰卿何不作我家兒命宮女繡御掌於背以歸

倪千里

按浙江通志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

諸子登淳熙進士議論文墨籍甚開門授徒戶外屢滿以縣最擢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言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于位特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子允文奎皆襟度都雅詞章光親克稱其家

胡朝穎

按浙江通志朝穎字達卿淳安人乾道八年進士歷武昌令通判嘉興時宰相鄭清之家人暴橫朝穎寘之法移書謝云以天子之命官撻宰相之童僕罪當避位清之得書以聞帝喜曰得一佳士矣除守岳州兼湖北提刑嘗以道自任有靜軒集三卷武昌雜詠西湖百韻詩餘各一卷

義太初

按道州志太初字冲遠營道人先以詞賦名尋舍去宗濂溪之學登淳熙戊戌進士性行端方周益公楊誠齋朱晦菴趙端明皆與之遊屢表其能歷官高瓊二藩號冰壺有冰壺詩十卷易集註五卷文集二十卷

方有開

按浙江通志有開字躬明淳安人少儻有大志嘗遊荆襄觀形勢謂吳蜀偏重荆襄居中為用武之地因上聯形勢講攻守開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轉司農丞遷運判淮西者屯田詳議以獻當國者沮之有奏議五卷詩文十一卷朱文公嘗為書萬溪書堂四字故自號溪雲云

朱金發

按福建通志金發字冕仲福清人嘗作天人相與之際論陳傅良稱之福清有二仲謂冕仲與余南仲也淳熙擢第調龍巖簿著史論三卷

陳黼

按浙江通志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永康林大中間其賢以女妻之登淳熙八年進士恬靜有守以婦翁在政府力辭擢用大中竟乃累遷國子博士至著作郎會臺臣建議朝士不會作邑者不當遽典州乞授參議官黼遂乞祠歸貧無室廬卒於未康寓舍有文集二十卷子行可沿海制司幹官

何坦

按江西通志坦字少年廣昌人少穎敏家貧好學嘗閱書于肆一覽輒記登淳熙進士歷靖州江陵府教授知將樂縣擢知連州所至以善治聞累遷寶謨閣學士廣東提刑惠豁冤民首劾英德貪守一道風動以廉平為嶺南之冠嘗曰為政之要在聲嚴實寬卒諡文定所著西疇常言

歐陽程

按道州志程營道人少貧為郡傭書郡後有池嘗泮鐵為庸器名鐵作池植亭其旁一日太守於吏牘間得副紙紀池亭之勝有寒影倒吞凌漢樹冷光高浴半天星之句問知為程語大驚異之與之金使歸為學登進士第累官屯田員外郎

王應之

按浙江通志應之字仲言力學工詩隱居不仕曾開封觀欲見之不可得尤為李龍圖素所愛重後以子

夢龍貴贈通直郎

阮薦

按江西通志薦字仲元新昌人少敏慧嘗以所為文謁邑宰劉滂滂一見大奇之後入太學中舍會日者謂薦曰公宜隱居薦即翻然南歸隱居林壑以詩酒自娛無復仕進意及乾道中漕使芮華辟為本州學正堅辭不就與同鄉諸先達詩筒往來時咸稱其絕唱

朱次雲

按江西通志次雲字少游未新人學問該博尤長於聲律淳熙領鄉薦仕為梧州法曹

何恪

按浙江通志恪字茂公義烏人父築多材略寇竊發詣軍門獻策主師楊維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稅營卒謀為變密白守郡而往誅其元惡釋其誣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每謂人曰使吾二子文行有成勝吾擁使節疏侯封也恪與兄恢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官恪中選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於文初主末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進與復二十策與朝論不合歸治園築亭奉母為樂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從孫器靈器取進士終於廣昌丞善為古詩靈亦工詩有曲江集

滕成

按蘇州府志成字季度郡人元祐黨籍友之曾孫知道州珙之子也沈敏好學耽研經史夜四鼓猶不寐

惟不喜時文嘗讀孟子形色天性之說忽驚悟安於退處淳熙中以賢良名既試命文飄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其輕已大怒以不合近制擯之後雖再召薦者不絕處之漠如也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終不及私葉適奏其學行特授號康靖居士卒年六十五

陸維之

按浙江通志維之字末仲餘杭人隱於大滌洞天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光堯幸大滌憲聖侍問山中詩客羽流以維之對進其詩光堯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憲聖曰山林隱士要他出山却是苦他遂止未幾卒有石室小隱集三十卷行世

周甫

按蘇州府志甫字次山常熟人幼穎悟五歲論語每舉一字輒引類言之淳熙十年秋試主文郭頤取為解魁以失書塗注知府耿秉移榜榜首遂舉舉子業窮經史百家之書識見超卓文章凌厲操履益不苟參政宇文紹節館之以邊功累官不就知縣孫應時甚愛重之精於漢史所著韓生傳章華臺記石頭城歌等作

邊惇德

按蘇州府志惇德字公辯祖珉世家崑山惇德幼孤至貧不廢禮才思敏給以能詩名為范成大所知常與唱和五中鄉舉就奏各年逾六十即致仕郡縣列上行義特改通直郎撰脂韋子五十卷子流濟並有學行濟子應升穎悟力學篤守操履淳祐特科進士

馬先覺

按蘇州府志先覺字少伊友直孫以文章名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主海門簿調常州教授既歸時宰辟沿海制司幹官以先覺自重難挽徑以名聞授兵部架閣朝奉郎素號高逸不事請謁出為浙西常平幹官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別號得閑居士所著詩文曰慚筆

歐海

按長沙府志海茶陵人乾道中鄉舉時楊誠齋名重於世海持所作往見誠齋曰汝器識遠矣文則未也令熟讀孟子丁酉復見誠齋叩之喜曰子非吳下蒙矣果登第知零陵有勸農十詩真西山謂其言易入人心足為風化助遂以經義進帝為之加點

易祓

按長沙府志祓字彥祚寧鄉人淳熙中為翰林學士歷官禮部尚書以時論不合論融州退閑三十年號山齋居士著書自娛有周禮周易總義易學舉隅禹貢疆理記漢南北軍制周禮釋疑等書尋復原官轉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封寧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宋二十

陳亮

歐陽欽

余詒

王日休

馬王仲

蔣暉

趙師秀

徐大鐸

李璧

蘇扶

戴復古

徐天麟

徐似道

張栻

文學典第八十二卷

文學名家列傳七十

宋二十

陳亮

王子俊

林師德

龍仁夫

樓昉

高元之

馮翼翁

張埴

袁樞

楊萬里

何溥

徐得之

陸游

趙庚夫

張鉉

按宋史本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合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

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日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圍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繫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之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况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

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鴨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謹觀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聘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

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藏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情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忽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敵之千勝不可保糾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典亂人以廢廢典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問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御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

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典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俊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股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

不次用人而動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隸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蒙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忠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損益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淍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迺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

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人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圍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

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于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于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不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

馳驅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于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勵羣臣用神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會觀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觀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于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于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

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于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鏃頽墮不復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

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潛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潛潛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劇其贖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答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准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禘廟天下之英雄

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于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于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于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寂寥寥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儻以大義爲當止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于少伸矣陛下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與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

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宮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始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速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于父子君臣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不久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更與一子官

按程史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贊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誣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鑣入團司同父見之不悅終

期集如始見云

呂東萊祖謙居於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于末疾喜未替於儀型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于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于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渺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蔡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

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成

按陰巖集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知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朴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第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王子俊

按程史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俊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贍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於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淪胥於虐浮頤沈顛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繫我是特寧濡我躬俾即於東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羨以溢於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焜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於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犬羊外陵狗鼠內訐民罔奠居皇綱就淪

惟我高宗克宏濟於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灑掃函夏復壽炎錄茲惟難能哉與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會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聞之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一不述我與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瞻麗日在戶起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會靡聞歎擊思篤於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一軌皇乎休哉遂古之茫赫胥大鴻庥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神聖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於虞媽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妣以降莫返於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儼歟臣曰奚直儼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泮水滋傲才者十六未宜乃庸凶族有四未麗於辟日叢萬機以倅於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於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老以今准昔其決執需焉以虞易唐媽變而妣惟械於位厘釋厥負乃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與衡來觀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儼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

其事至末矣侈於麗藻以揆不朽矧今宏休軼於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典輿瞻瞻朝宇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竟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執義儀圖之靡覺於成有聖惟助疏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不皇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助以不有乃遜於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猷以共闡厥盛皇皇惟天而助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惟于泯泯莽莽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軌而瞞之視我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庭曉蹕穆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實倦於勤退處北宮以篤於親赫是大賈界我聖子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於權蓋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公壽皇之公其執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恒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需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真子於密退藏其子爲誰繫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於野於朝肅肅開問聖子重暉如帝之初于千萬年會靡或論執條不根執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於肌靈旗篋篋平國惟九其會既貸矧彼羣醜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啓我壽皇爰

及聖上駕其明昌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棟焯其舊章貽我垂拱助迫大老乃禪於華華迷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遠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顯號鴻休詩其並隆維時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數萬姓謳歌於室於塗微臣作頌以對於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采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育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投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罔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於茲屬者士大夫或慧之俾自附於東漢傳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名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願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齋齋稱

其文有發而為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扶掖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為長嘆息等語嘗遊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為成都帥幕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歐陽鈇

按吉安府志鈇字伯威廬陵人善屬文尤長詩詞累舉弗售王庭珪劉承弼楊愚皆以能詩高世獨推鈇嘗比之孟襄陽賈長江云楊誠齋叙鈇賦詞至手書誦其警句鈇嘗著遇讒詞蜂螫蜘蛛賦胡忠簡一見稱之不容口繇是鈇以詩豪重一時鈇為人有氣槩然於物坦平不設町畛人故樂與游鈇亦無所讓擇周益公在政府數欲官鈇謝曰使吾數口無饑差可卒歲奈何以虛名自煩苦乎自號萬菴所作有謾成遺興暮景自娛松筠等五篇雜著五卷見聞錄二卷

林師德

按福建通志師德字叔正紹熙中特奏名長駢儷為學者師遊太學與黃樞齊名尉東莞以獲盜功改武岡軍僉判官不稱才士論惜之

余詒

按福建通志詒字道夫龍溪人有學術舉八行隱於東湖號東湖居士以詩文自娛有栖靜堂集

龍仁夫

按吉安府志仁夫字觀復永新人博學好古潛心理

道深探濂洛關關之奧經傳子史律曆陰陽靡不精究官湖廣儒學提舉晚居黃岡嘗與呂文煥及呂氏諸子弟宴琵琶亭賦詩有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之句坐客皆掩泣罷酒其忠義之能激人如是所著周易集傳八十卷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古謂雜卦為古筮書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存之以為經羽翼初非創作其言蓋先儒所未發者鄱陽董真卿集周易會通於仁夫之說多取焉為文章與廬陵劉岳申並名而奇逸流麗過之學者稱麟洲先生

王日休

按浙江通志日休分水人右司諫縉之子也紹興進士授朝請郎嘗著九丘總要三百四十卷以進光宗嘉之進官一秩遷朝奉大夫弟日勤亦登進士授右朝散郎

樓昉

按寧波府志昉字賜叔號迂齋登紹熙四年進士與弟昞俱以文名少從呂成公於發其文汪洋博凡所論議援引叙說小能使之大而統宗據要風止水靜泊然不能窺其涘從學者常數百人最顯者鄭清之應係鄭次申趙與權尤善章表李壁黃裳為侍從所為文俱出助手宋世鄴士善論策台越進士歲率數十人來從學繇昉始守興化軍以卒清之既相追贈直龍圖閣率其弟子祭於墓復立甬東書院祀之

馬子仲

按浙江通志子仲字次辛本建陽人從朱熹游擢紹

熙元年進士乙科寓東陽遂為東陽人歷仕州縣以廉能稱嘗知古鄆撫循兵民俾禦邊寇郡賴以安尋上祠請歸子仲議論典刑詩章閑雅所著有得齋集孫世穎世綸皆以子仲恩入仕

高元之

按寧波府志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七世孫建炎間衣冠南渡父寓籍於鄞因家焉家貧無書得易編口誦不輟數月志盡櫛鄰士憐之稍借之書後受易春秋於沙隨程迥時傳伯成為郡教授少許可折節與之交繇是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元之作變離騷九篇曰愍疇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陳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行於世宋儒擬騷弗能及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凡百五十卷易詩論語後漢志解各一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稿五上禮部卒不第將死手屬書樓倫以歐陽公南省曰欄求誌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於桃源鄉蔣山買田立祠於寶嚴院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

蔣暉

按浙江通志暉字君實青田人幼穎異六歲能屬文登紹熙進士分教臨江以大學絮矩中庸伐柯章揭示學者知用力之地尋除文思院

馮翼翁

按吉安府志翼翁字子羽永新人師水憲劉先生造詣益深登第授漢陽縣丞歷官撫州守所著有春秋集解春秋大義士禮考正性理羣書十七卷通鑑小錄考索類要正統五德類要三十四卷古書正謬讀

書纂要法家源流異政錄十一卷又合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八家爲文章旨要八卷所自撰詩賦序記銘贊雜著二十卷劉岳申志其纂謂永新以三馮瑞其鄉蓋其父魯山先生與其弟獎翁並以文學稱

趙師秀

按浙江通志師秀字靈芝永嘉人登紹熙第浮沉州縣僅一改秩而卒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老類尚窮經於聲律不暇實力潘檉始倡爲唐詩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相與求工由是詩學盛行焉

張埴

按吉安府志埴字養直吉水人少孤家貧篤志力學雖飯牛刈薪亦挾冊讀之族之長者過焉聞書聲荆榛中視之乃埴也心大奇之因令與諸子共學穎悟絕人爲詩文有奇氣風骨早遊湖湘間詩名大起客有以詩自豪者以兩語挑之令屬末韻埴應聲曰夜靜莫吟崎嶇句恐驚明月墮波寒其人遂駭服一日有詩指切特宰守帥趙葵聞之撫几嘆曰張埴天下奇士也欲薦之力辭不就

徐次鐸

按浙江通志次鐸字文伯一字仲友東陽人登紹熙元年進士又試宏詞科爲山陰尉任止三衢倅嘗效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三百篇自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糾繆訛舛作釋糾辨十卷

袁樞

按宋史本傳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禮禮

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夔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官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前正簿名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

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玄宗偏聽姦佞致於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願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甌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

添差撤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樞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早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爲退保全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棘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

與國官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與國官自是三

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
五自是間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
於家

李璧

按宋史本傳璧字季章眉之丹稜人父薰典國史璧
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
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蕪卿諸子孰可用薰以璧
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名試為正字寧宗即位
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
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
國事遂名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計論典禮侂胄
嘗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璧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
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璧乞梟裕首境
上詔從其請璧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
頓釋璧歸侂胄用師意方銳璧言進取之機當重發
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
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璧論襄陽形
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
釋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宜撫而師出矣璧度力不能
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
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
克不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
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
下奮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溯祖宗之宿憤在今日
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不
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
胄用兵之私而已初侂胄名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

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
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
璧微擿其過規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
明公負謗非竄論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
璧又言郭倬李汝真債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
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徵示欲和意丘密以聞璧
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
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患不復以和為意璧言張浚以
討賊復讎為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
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密壁力爭
言丘密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
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
須用重臣宜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宜撫使而使安丙
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名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
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宜撫
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宜撫使方
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
之意益急璧方與其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
璧曰嗚國病矣我去誰適謀北會禮部侍郎史彌遠
謀誅侂胄以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審審璧言
事留恐泄侂胄迄誅璧兼用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
論璧反覆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
事璧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
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
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狀王人略閭閻果至
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
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且夕來居此

楊萬里

其勿毀璧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若丁牌手
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
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璧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盡先
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
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璧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
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論文懿璧嗜學如饑渴
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結練為文雋逸
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清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
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
臨汝閑書百五十卷璧父子與弟稟皆以文學知名
蜀人比之三蘇云

按宋史儒林傳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
十四年進士第為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
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
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
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
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貶追胥不入鄉民運賦者
揭其名市中民謹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
俊卿虞允文為相交薦之名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杖
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杖又遺允文書以和
同之說規之杖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
尋升丞兼吏部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
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
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
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岩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
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名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

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論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准不可守則棄准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在於擾者也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千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皆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日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兩雪殺物茲不日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適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日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輟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無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閭閻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糶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言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

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杖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入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元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嬭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計如梁投疑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

可特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源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源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宮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早萬里復應詔言早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早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還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量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借非權臣而借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

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為接伴金國賀正且使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簡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剛而福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愛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竊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

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於詩書善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諡文節子長孺

蘇扶

按貧士傳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介郡守招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復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始不過哀吾貧而周之寧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無斂葬云

何溥

按貧士傳溥字商霖永嘉人也潤澤詳整屬詩知名釜爨常空而意趣悠然莫不為累也菜水心常稱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費其友翁率素往來者葬之

戴復古

按貴耳集戴石屏式之名復古黃巖人有石屏詩葉賦淮村兵後云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殘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秋懷云詩談天下事愁到酒樽前晚春云鶯啼花雨歇燕立柳風微城西云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春日云客愁茅店雨詩思柳橋春九日云黃花一杯酒白髮幾重陽

徐得之

按宋史徐夢莘傳夢莘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散篋筆略鼓吹詞柳江志

徐天麟

按宋史徐夢莘傳夢莘從子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